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四十六册

資治通鑑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四十六冊

上海圖書館藏

第四十六冊目錄

匪石堂詩三十二卷（原裝八冊）「一」冊一至冊四

解題（楊光輝撰）……………三

冊一

自序……………九

諸家序……………二〇

前後自序……………四二

目錄……………四八

卷一……………六八

卷二……………八一

卷三……………一〇一

冊二

卷四……………一二一

卷五……………一四一

冊三

卷六……………一六〇

卷七……………一八〇

卷八……………一九七

卷九……………二一九

卷十……………二三九

卷十一……………二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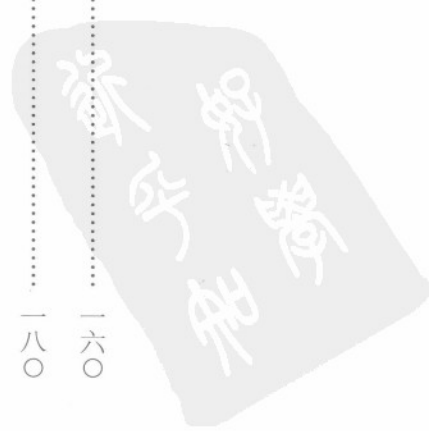
冊四

卷十二……………二七七

卷十三……………三〇〇

卷十四……………三二〇

卷十五……………三三三



(明) 王 疊

匪石堂詩三十二卷



解題

《匪石堂詩》（又稱《匪石堂集》）三十一卷，卷首一卷，稿本，明王聲撰。

王聲，紹興長橋人，本名資治，後改聲，字予安，號石納，又號遁樗。出家後號大猷。少孤，由叔父舜鼎撫養成人。南明時曾任兵部職方武庫司郎中。^{〔一〕} 其生卒情況，屈大均《王予安先生哀辭序》云：

庚子之冬，予謁禹陵於會稽。有王予安先生者，延予館其家。時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計先生舉賢書之歲，乃予生之歲。齒相懸，德業又相遠也。先生顧忘其爲丈人行，而與予約爲兄弟，謂「君子論道而不論年」……嗟夫，予今三十有八矣，別先生七年，而先生遂死。（清康熙刻本《翁山文外》卷十五）

屈大均（一六三〇——一六九六），清初著名學者。所云「庚子」爲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時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予今三十有八矣，別先生七年，而先生遂死」，則可推知王聲生於一五八七年，卒於一六六七年。

〔一〕參浙江圖書館藏《紹興「長橋王氏家譜」（清光緒間鈔本）、清初卓爾堪《遺民詩》卷十《王聲小傳》（清康熙刻本）。



《匪石堂詩》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無格，八冊。書高二十六·九厘米，寬十七·四厘米。全書卷一爲四言，卷二至卷十六爲五言古（目錄卷十二殘，卷十三至十四闕），卷十七至十八爲七言古，卷十九至二十五爲五言律，卷二十六至二十七爲七言律，卷二十八爲五言排律，卷二十九爲五言絕句，卷三十爲七言絕句，卷三十一爲禪喜雜句。

集前有《匪石堂詩自序》、杜濬《序》、胡恒《妙遠堂詩序》、曹學佺《王予安詩集序》、陳洪綬《匪石堂集序》以及張可仕、魯栗、陶岸生、王軫石、杜濬諸人詩評。另附王氏《前後自序》、《自題石室游草》、《戊子（一六四八）竄定舊刻自題》、《自題匪石堂詩刻》等。鈐有「匪石堂」、「王覺之印」、「石衲」諸印，可知詩集爲王覺手定稿本。其中部分稿件係補鈔，如卷四首頁「邱」已避諱，字迹亦與他文異，當鈔於雍正後。

王覺曾有《妙遠堂詩》、《湖霜》、《雨游》等集，〔一〕胡恒《妙遠堂詩序》云：

《妙遠堂詩》者，予友會稽王子予安之詩也。余嘗以「妙遠」兩字舉似予安，予安因取以名其堂，堂成而□其詩，屬予爲叙。

王覺《前後自序》亦云：

胡子公占來坐稽山皋比，晨夕過從，究析疑義。間以所作示胡子。胡子曰：子固可與言詩者。……胡子贈我以「妙

〔一〕曹學佺《王予安詩集序》云：「會稽王子安，……來閩相晤，河山之慟，宛在目前。而予安之前後各集亦成，出而畀予序之。……即予安之前後《妙遠堂》、《湖霜》、《雨游》諸集，亦覺有以異否？」

遠」之句，余心報之。適卜居柳橋，……取胡子之贈，以顏吾堂，志所有也；因以名吾詩，志所趣也。

《妙遠堂詩》、《湖霜》、《雨游》等多已散佚。〔二〕故王聲云「余向有詩刻，遭亂棄去。」（《白題匪石堂詩刻》）幸而《匪石堂詩》稿本經作者刪汰之後，尚得以留存，其《自序》云：

余晚而學詩，老焉不衰。刪汰塗削，稿凡數易。己亥（一六五九）之夏，畏熱禁足，乃取前後作，更為竄定。觸暑揮汗，手自鈔綴，閱六十日而訖。……不肖留心此道四十年久，顧資魯心粗，垂幕稍有所省。

經作者手定之《匪石堂詩》稿本，因未曾刊刻流佈，世人絕少提及，王聲亦幾成文學史上之失踪者。其實，王聲雖「晚而學詩」，但其詩作生前即受好評，在明末清初具有一定影響，曹學佺稱其詩「上下乎古今，淵源乎師友，富有日新」（《王予安詩集序》）

現存《匪石堂詩》特點有二，首先，收錄大量歌咏苦難人生、抒發詩人內心悲憤與哀痛之詩。

《匪石堂詩》卷十六《家閔》詩序云：

予天之僇民也。少失恃怙，罔極莫睹；壯長悼亡，游來不已。外慨河山，內傷骨肉。寸腸有幾，峽猿蜀寫。累而存之，俾後人知王子之荼蓼莫比也。（卷十六）

〔一〕北京國家圖書館現藏鈔本《妙遠堂詩三集》一卷，《閩游草》一卷，有王聲跋：「此超兒壬午（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前錄，待留孫輩，存其先人之手澤。」（參崔建英《明別集版本志》頁六七，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

其自傷身世之情，令人惻然。而《悼亡》詩云：

孤客感秋晨，哀鴻傷獨夜。……少余嬰多疾，萍梗一身借。結褵愧草草，靜好良藉藉。壯歲頗慨忼，不欲兒女腸。

歡憾審顏色，脫替供朋觴。……憑此一生淚，謝子幽中愬。（卷十六）

其淒苦之情，令人心酸。卷十六《哭長兄自超十六首》之六云：「奇服幼所好，佩玦冠崔嵬。……甲申遭板蕩，危節終焉持。謠啄紛然謂，靈修憺忘歸。……佗僚積煩惑，形神良已非。焉能忍終古，不死復何爲？」張文峙評云：「讀哭茂遠諸章，于以見先生之至情，于以見先生之道力。所謂無生眷屬、現身說法者也。」（見卷首《評論》）此類詩歌，隨處可見，可謂歡愉之詞少而哀傷之作多。詩作大多感情真摯，直抒胸臆，風格上則平淡自然，意境深遠，深受陶淵明影響，正如著名詩人杜濬云：

（王疊）來往論詩，大抵以陶爲極致。而出入於少陵、龍標、右丞、嘉州，以爲是真得陶之神味者。其於近今數家也，不甚挂齒頰間。（《匪石堂詩》序）

其次，集中保留許多明清易代之際名李志士的珍貴史料。

王疊曾與陳洪綬、祁豸佳、董場等號稱「雲門十子」，其交游頗廣，集中詩歌大量歌咏明末清初衆多死難殉節之士。如卷十八《讀張元美年丈殉難錄》詩，序云：

甲申之變，超兒同年上谷張公羅俊與其弟光祿少卿羅彥，守陴扼賊，不克，死之。父子、兄弟、夫妻、娣姒，無

間老少，一時畢命者二十三人。嗚呼，罕矣！盛矣！元美之子佩來越，出《殉難錄》示我，再泣再歌述之。

此材料可與《明史》卷二九五《忠義傳·張羅俊傳》相參證。其卷四《飲酒》十九首之八云：

吾世有程子，風骨要離挾。詩書嗟淪落，訪古燕趙蹀。許身不論死，長息每彈鋏。片語感所知，登聞草冤牒。前有男子璋，今見程生俠。磯漩走千言，筆與龍湖接。龍湖死五死，詬者謗盈筐。君冤知己死，義聲低岌岌。忼慨廷尉對，燕笑三木攝。因之悟無生，鐵圍芙蓉暎。我欲黃金鑄，低頭百年納。

詩後注：

程子名更生，字本直，歙人。戊辰督帥入都，更生慕而來謁。乙巳冬，以其父壽，走寧遠乞言，督帥義而許之。會入援，中途遣之歸，不肯。督帥被逮，更生草疏訟冤，下獄。庭對侃侃，作《磯聲》、《漩聲》數萬言白督帥。獄具，會余集生中丞同禁，遂師中丞。事佛逾年，有悟，示疾而逝。

此乃程更生與袁崇煥關係之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袁崇煥生平有重要價值。卷十九《哭譚友夏》（六首）詩序：

丁丑（一六三七）春，友夏客下邳，予客呂梁，相偕公車，以正月三日發彭城，十八日抵長店。去國門一舍遙，而友夏儻焉賦鵬。余為周後事，悲不自勝，為文悼之，又哭之以詩。

詩之一云：

手握彭城路，榻同長店炊。如何半月好，便有百年悲。柏謁荒祠老，危傾茅屋遲。周旋方謂始，歌嘆不相疑。

譚元春與王氏之交往，以往罕見論及。《哭譚友夏》詩及序可以了解晚明詩壇重要人物譚元春之臨終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又如寫杜濬之《蛙》五首（卷二十四）、寫查繼佐之《寄查伊璜魯生兩年兄》（卷二十五）、寫李贄之《卓吾達觀兩老宿，在萬曆時先後死，岳山鳴師兄以卓老手卷屬跋，漫題六絕句》（卷二十五），皆為珍稀資料。許多詩歌描述易代之際各種人物及社會風貌，繼承杜甫「詩史」之特點，故著名畫家陳洪綬《匪石堂集序》云：

予安之為詩，如王右軍之書、關漢壽之畫、韓昌黎之文、杜工部之詩，……雖絕倫逸群，然其白首寤寐者，論道經邦，忠君愛國，此外安所事事哉？

《匪石堂詩》之出版，將為明清之際文學、歷史研究提供重要文獻資料。

匪石堂詩自序



余晚而學詩老焉不衰刪汰塗削稿凡數易
亥之夏畏熱禁足乃取前後作更為竄定觸暑
揮汗手自抄綴閱六十日而訖客有嘲余之瘁
也曰子學道人也聲句足耽乎此曩者楊雄氏
之所鄙也余造然變容曰子惡知詩夫詩也穀
句云乎哉詩言志詩永言卿雲星陳唐虞肇之
倡以宣義詞以步虛仙釋不廢也子亦知夫詩

之經於^六經乎比興象易典則本書肅括取禮和
平奏樂生殺則倣春秋故詩之經於六經也凡
呂貫道也文不足道文弗傳道不載文道亦莫
傳是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呂寫三才以類
萬物彌綸天地而發揮性命六十四卦六十四
世界出焉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世畛布
焉有一世界則有一世界之主有一世界之主
則有一氣運之應為陰為陽為貞為悔治亂生

其際古今成衆中此易道之大而能尊也夫詩
何莫繇是哉一篇一句一字之間有世界焉有
氣運焉有陰陽貞悔治亂古今焉三百篇之所
為經於六經也其為文也曰奧曰博曰渾曰靈
曰清明曰廣大曰靈異曰秀菁曰逸曰俳曰纖
靡勿脩靡勿奇焉者何也凡以載道也載夫道
則又靡不本情而繹性有倫而育物倫物之設
性情之告必呂其誠：則久：乃傳非傳其詩

傳其道耳後之學詩者以其姿之所近遇之所
值各得其一端以鳴其中之所存若屈宋之離
騷漢之十九首蘓李之錄別仲卿孤兒羅敷諸
篇是也降而魏晉六朝呂及三唐其傳者亦莫
不原本風雅激揚屈宋沿流蘓李而出之以成
一家言顧其傳者必誠然于中而出之非如晚
近綴緝聲義撿拾字句以糾教衣冠上偶漢魏
而欲呂自樹且以教世嗚呼其以供人抵掌彈

射有餘耳昔者卜夏學詩孔子徵之卜夏曰昭
乎如日月之光燎乎如星辰之行居蓬戶之中
彈琴咏先王之風可召發憤而忘食子曰嘻子
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吾嘗悉心盡志入其中前
有高岸後有深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不能
見其裏嗚呼以仲尼至聖猶云未見詩裏詩可
易言哉他日又語卜夏曰六經之冊皆歸論汲
、蓋取之闕睢卜夏喟然曰大哉闕睢天地之

基也而漢人韓嬰乃以鐘鼓樂之四字寫之蓋
呂是為精微之極也故不明于上天之載緝熙
光明之學不可與讀國風不明於在帝左右帝
謂文王之旨不可以讀雅頌夫今之詩繇古之
詩也世之談詩者茫不知詩之所繇命而卑者
拾潘三唐高望者洋漢魏矜其弋獲傲然自侈或
以才情或以聲格或以性靈或以學問撰著篇
策曰詩在是詩在是離樊一榭旗鼓驟張鼓黨